

如果被关进精神病院，

你拿什么证明自己是正常人

逃离 疯人院

TED 心理学家的 疯狂之旅

[英] 乔恩·罗森 著
(Jon Ronson)

张劲弟 译

— 内含 —
超准
精神变态测试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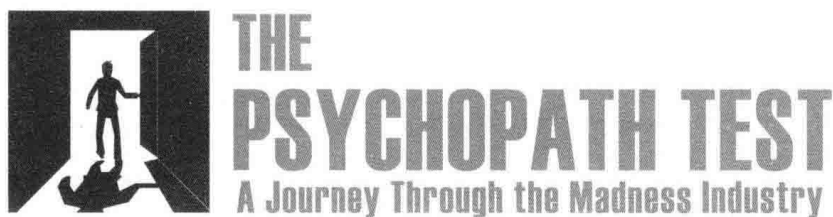
THE 演讲播放量突破17 000 000次的超人气TED心理学家
美国《纽约时报》畅销榜上榜图书

SYCHOPATH TEST

A Journey Through the Madness Industry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来自英国戒备森严的布罗德莫精神病院的第一手资料
约克郡开膛手、斯托克韦尔扼杀者、莫尔斯杀人狂……



逃离疯人院

TED心理学家的疯狂之旅

[英] 乔恩·罗森 (Jon Ronson) 著 张劲弟 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北京市版权局出版外国图书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7381 号

THE PSYCHOPATH TEST by JON RONSON

Copyright: © Jon Ronson 2011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 & WHITE LTD (RCW)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 The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逃离疯人院: TED 心理学家的疯狂之旅 / (英) 乔恩·罗森 (Jon Ronson) 著;
张劲弟译.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8.10 (2018.10重印)

书名原文: The Psychopath Test: A Journey Through the Madness Industry

ISBN 978-7-5093-9671-1

I. ①逃… II. ①乔…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82832 号

策划编辑 / 责任编辑: 陈晓冉 (chenxiaoran 2003@126.com)

封面设计: 汪要军

逃离疯人院: TED 心理学家的疯狂之旅

TAOLI FENGRENYUAN: TED XINLIXUEJIA DE FENGKUANG ZHI LÜ

著者 / [英] 乔恩·罗森

译者 / 张劲弟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刷 /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版次 /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张 / 15.75 字数 / 207 千

2018 年 10 月第 3 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 ISBN 978-7-5093-9671-1

定价: 49.80 元

值班电话: 010-66026508

传真: 010-66031119

北京西单横二条 2 号 邮政编码 100031

网址: <http://www.zgfzs.com>

编辑部电话: 010-66054911

市场营销部电话: 010-66033393

邮购部电话: 010-6603328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调换。电话: 010-66032926)

内容简介

这是一个关于疯狂的故事。一位科学家委托作者调查一本神秘图书背后隐藏的秘密，由此，作者走进了不可思议的精神病人的世界并开始了一趟疯狂之旅。在这趟旅途中，作者接触了多位精神变态患者，深入他们魅力与暴力交织的精神世界。他结识了很多知名精神科医生，并学会了通过精神变态测试表发现隐藏在正常人中的精神病患者。

通过一系列离奇的故事，作者发现世界并不像那些阴谋论者所说，是由一群为非作歹的巨大蜥蜴在暗中统治着。相反，作者深入调查后发现，很多被诊断为精神变态的人其实是正常人。那么，如果你突然被关进精神病院，如何证明自己是正常人？

作者简介

乔恩·罗森（Jon Ronson），英国知名的独立记者，大众心理学家，TED人气演讲者，作家，纪录片导演、编剧。乔恩·罗森的作品皆为国际畅销书，其中《瞪死一只羊：寻访美军首支神秘的特异功能部队》（*The Men Who Stare at Goats*）曾被改编为好莱坞同名卖座大片，其他代表作包括《他们：与极端主义者同行》（*Them: Adventures with Extremists*）、《千夫所指：社交网络时代的道德制裁》（*So You've Been Publicly Shamed*）。

献给阿妮塔·布洪卡

[Anita Bhoomkar (1966—2009)]

爱生命，也爱它一切疯狂的人

THE
PSYCHOPATH
TEST
目录

- 第一章 找寻遗漏的拼图 / 001
- 第二章 装疯的人 / 027
- 第三章 精神变态患者的黑白梦境 / 055
- 第四章 精神变态测试 / 075
- 第五章 “图图” / 101
- 第六章 活死人之夜 / 119
- 第七章 “正确”的疯狂 / 147
- 第八章 戴维·谢勒的疯狂 / 157
- 第九章 目标订得有点高 / 185
- 第十章 丽贝卡·赖利本可避免的死亡 / 203
- 第十一章 祝你好运 / 225
- 备注、来源、传记与鸣谢 / 243

THE PSYCHOPATH TEST

第
一
章

**找寻遗漏的
拼图**

这是一个关于疯狂的故事。一切皆始于伦敦中部布鲁姆伯利（Bloomsbury）一家悦达咖世家咖啡店（Costa Coffee）里的会面。这家咖啡店是神经学家经常光顾的地方，转角就是伦敦大学神经学院大楼。当时，就是这样一位神经学家从南安普顿街（Southampton Row）走过来，有些拘谨地向我招手。她名叫黛博拉·塔尔米（Deborah Talmi）。她看上去像是一位毕生沉浸在实验室里，不太习惯在咖啡馆见记者，也不太习惯与令人费解的谜团打交道的人。她还带了一个人来，那是一位高个子、没刮胡子、一身学究气的年轻人。他们坐了下来。

“我是黛博拉。”她说道。

“我是乔恩。”我说。

“我是詹姆斯（James）。”他说。

于是我问道：“那么，你带来了吗？”

黛博拉点了点头，默不作声地把一个小包裹横放在桌子上。我打开来，在手上把玩了一会儿。

“挺漂亮的东西。”我说道。

去年7月，黛博拉收到一个奇怪的包裹，是从正门邮件口递进来的。上面的邮戳显示包裹来自瑞典的哥德堡。内衬充气包裹垫的信封上有人写道：“待我归来，当更详告！”但寄件人并没有留下名字。

包裹里是一本书，只有42页，其中的21页，即每张纸的背面，都是空

白页。但这本书很不寻常，从纸张到插图，再到字体，看上去都很昂贵。封面上是一张精美的怪异图画：两只手互相画出对方。黛博拉认出这是莫里茨·科内利斯·埃舍尔（M. C. Escher）原作《画手》（*Drawing Hands*）的复制品。

这本书的作者署名“乔·K”（Joe K）[这也许是影射卡夫卡笔下《城堡》一书中约瑟夫·K（Joseph K）这个人物，又或是字母颠倒的“笑话（Joke）”]。而书名则是《存在或虚无》（*Being or Nothingness*），明显是对萨特在1943年发表的《存在与虚无》一文的影射。出版信息、ISBN号码、版权页等任何能够提供更多线索的部分都被人精心裁剪掉了。上面贴着一张便笺，写道：“警告！阅读本书前请仔细研读写给霍夫施塔特（Hofstadter）教授的信，祝好！”

黛博拉仔细翻看每一页后发现这明显是某种等待破解的谜题，到处都是剪掉字句造成另有含义的韵文和书页，凡此种种。她又仔细研读起“待我归来，当更详告！”这句话。那时候，她的一个同事恰好在瑞典访问，尽管她觉得以他的性格不会寄这类包裹，但她还是认定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包裹是他寄来的。

可等同事回来后，她询问他此事，他竟断然否认了。

于是黛博拉的好奇心被勾起来了，她上网搜索，竟然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一个遇到此事的人。

“那么，所有的收件人都是神经学家吗？”我问她。

“不，”她说，“大多都是神经学家，可是其中一个是中国的天体物理学家，另一个是伊朗的宗教学家。”

“总之，都是些学者。”詹姆斯补充道。

他们收到包裹的方式也都与黛博拉如出一辙——哥德堡寄来的有气垫的包裹，上面写着：“待我归来，当更详告！”这些收到包裹的学者在博客和留言板上彼此交流，试着破解这一谜题。

其中一个人留言怀疑这本书可能是一个基督教寓言，“就是‘待我归来，当更详告！’（明显是借鉴了耶稣重生的故事）这句话本身似乎也是对萨特‘存在与虚无’（并非‘存在或虚无’）这种无神论主张的挑战。”

一个名叫萨拉·奥尔雷德（Sarah Allred）的知觉心理学家表示赞同：“我隐约感觉此事像是某个宗教团体的恶意炒作，目的就是让学者、智士、科学家、哲学家们当众出丑。”

不过其他人并不赞同这一观点，诚如其中一人所说：“除非寄件人自认为算准了收件人一定会在网上讨论这个谜题，毕竟这种开销巨大的行为实在不符合恶意炒作的行为模式。”

很有趣的是，大多数收件人认为谜题的答案就在自己身上，也就是说，对他们的挑选存在一种尚未发现的规律，那么这个规律究竟是什么呢？或许是他们多年前都曾参加过某场学术研讨会？抑或这是某个绝密工作的应聘考题？

“这么说吧，也许第一个找到答案的人会被录用？”其中一个澳大利亚学者如是说。

看来，显而易见的是一个与瑞典哥德堡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天才或是天才组织设计出了这么一个复杂的谜题，让他们这些聪明的学者都破解不了。又或者，他们破解不了是因为谜题本身不完整，也许它本身少了什么关键部分。有人建议把纸放在蜡烛上烤一下或者用碘酒擦一下看看有什么用无色墨水写的文字。

结果还是毫无进展。

最终他们放弃了，但转念一想，如果这个谜团学者们破解不了，也许应该找一些更豪放的人来试试，比如私家侦探或记者。于是黛博拉四处打听谁认识那种坚持不懈又对这种谜题抱有好奇心的记者。

他们筛选出了几个人。

最终她的朋友詹姆斯说：“你看乔恩·罗森怎么样？”

我收到黛博拉的邮件邀请去咖啡馆会面的当天，正值极度焦虑之际，那之前我访谈过一位名为戴夫·麦凯（Dave McKay）的人——一个极富领导魅力的人，他领导着澳大利亚一个名为“耶稣的基督徒”的宗教小团体，他不久以前刚刚热情洋溢地建议教徒们每人捐出一个肾脏帮助需要的人。一开始我和他谈得很好——他疯疯癫癫又精力充沛，妙语连珠，正好给我很多素材，但当我表示他在一个团体里散布这种捐献的言论真的可能让某个易受人左右的信徒捐出肾脏以后，他突然就爆发了。他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告诉我，为了惩罚我，他勒令会众停止捐献，他声称要让我为那些因此而死的人负良心债。

我收到这个信息后既惊悚又兴奋，一方面担心真的会有人因此得不到需要的内脏捐献，另一方面对这段疯话提供的素材欣喜若狂。我和一个记者说他看上去很像是一个精神变态者（我当时并不了解对精神变态患者如何定义，觉得反正应该就是他这类人吧）。记者把我的话刊登了出来，过了几天，戴夫给我发了一封邮件：“本人兹认为阁下关于本人系精神变态患者的言论已破坏本人的良好声誉，本人已就此问题咨询律师，并认为针对阁下就此问题进行控告实属证据确凿，万无一失。阁下针对本人的主观恶意并不代表阁下有权损害本人的名誉。”

这便是我收到黛博拉邮件当天所处的恐慌境遇。

“我当时在想些什么？”我对我的妻子伊莱恩（Elaine）诉苦，“本来只是一场好好的谈话，正常的访谈，结果全弄砸了！戴夫·麦凯这家伙现在要

告我了！”

我的孩子乔尔（Joel）听到我的话，开门进来问：“出什么事了？你们嚷嚷什么？”

“我做了件蠢事，我管一个人叫疯子，现在他恼了。”我向儿子解释道。

“那他打算怎么做？”乔尔问我。

空气中有那么一瞬间的宁静……

“他不会做什么的。”我答道。

“可如果他不做什么，你为什么如此焦虑？”乔尔又问。

我答道：“我就是因为惹恼了他而不高兴，我不愿意让别人不高兴，别人不高兴我就很难过。”

“胡说八道，”乔尔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你才不介意让别人不爽呢，你究竟瞒着我什么？”

“我都告诉你啦！”我对他说。

“他要来揍我们？”乔尔又问。

“不会的，没有的事，完全不可能！”我答道。

“那我们有生命危险喽？”乔尔问个没完。

我对他嚷嚷起来：“没有的事！没有的事！他只不过是要告我，让我损失些钱财而已！”

“我的天哪！”这回乔尔倒是真害怕了。

我给戴夫发了一封道歉邮件，说我不该说他是个疯子。

他立刻就回复了我：“谢谢你，乔恩，我对你的敬意大为提升。如果我们未来还有机会见面，也许我们能像朋友一样一起做点什么事。”

我想这回我又是我了，什么也不用担心了。

我看了看自己的未读邮件，发现其中有一封来自黛博拉·塔尔米。邮件里说，她和其他很多学者收到了匿名寄来的神秘包裹。她一个朋友读过我的

书，觉得我是那种喜欢奇特侦探小说的人，结尾她写道：“希望我的描述能够让你明白我对这件事感到怪异的程度，以及这件事多么引人好奇，它就像是历险记，或者虚拟游戏一样，我觉得我们就像是游戏中的棋子。他们把这些包裹寄给我们这些研究人员，也成功地调动起了我的探索精神，但我找不到答案，因此我非常希望你能够担起这副重担！”

时间回到咖啡馆会面时，她的余光不停地扫视着在我手中翻看着的书。

“从本质上说，”她说，“寄信的人出于神秘的目的想获得某些特定学者的注意力，我好奇的是为什么。我觉得能做出这么复杂安排的绝不会是某一个个体。书中一定是有线索的，只是我不知道在哪里。我非常想知道这个包裹是谁寄给我的，又是为了什么寄给我，但我没有那种破案的天赋。”

“嗯……”我说道。

我庄重地审视着这本书，陷入了沉静，然后抿了一口咖啡。

“那让我试试吧。”我还是答应了。

我对黛博拉和詹姆斯说我的调查打算从查看他们的工作室开始。我告诉他们我很想看一下黛博拉家的递信口，就是她最先发现包裹的地方。他们隐秘地交换了个眼神，似乎在说：“这种破案思路真是够古怪的，但我们又怎么能质疑伟大的神探呢？”

现在想起来，他们当时的眼神未必是这个意思，而更像是在说：“乔恩这么查案，估计没什么戏，我们的办公室有什么好看的？咱们可别是所托非人，这家伙该不会是有什么窥探癖，目的就是想看看我们房子里什么样吧？”

詹姆斯所在的部门——伦敦大学学院心理学学院位于罗素广场（Russell Square）旁边一栋不起眼的混凝土建筑里。楼道走廊里挂着褪色的 20 世纪

60年代至70年代的旧照片，照片上的孩子们被绑在奇形怪状的可怕机器上，头上连着数不清的电线，诡异的是他们脸上的表情却仿佛在海滩享受阳光一样快乐。

出于美化的目的，一条走廊漆成了明亮的黄色。选择黄色是因为这里常对婴儿大脑进行测试，有人不知道怎么的就觉得黄色能让婴儿们保持安静。我反正是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道理。这就是这栋楼里最难看的地方，就像是自以为把塑料红鼻子放在死人脸上就能让他看上去像麦当劳叔叔一样荒唐。

我往办公室里瞅了瞅，每一个房间里都有一名神经学家或心理学家埋头案牍之间，专心于某种与人脑有关的研究上。在其中一个房间里的专家研究的课题是一名威尔士人能认出他放养的每一只羊，却不能分辨人类的面孔，包括他的妻子，甚至是镜子里的自己。这种症候被称为面容失认症——俗称脸盲。有这种症候的人由于无法分清面前的人是谁而造成对他人态度冷淡，不经意间疏远了自己的同事、邻居、伴侣等。哪怕别人知道他的无礼不是因为傲慢，而是因为生理障碍，还是免不了受到冒犯，毕竟恶感传播得很快。

另一个房间里的神经学家在研究之前一名医生留下的1996年7月的病例：一名英国皇家空军前飞行员大白天飞过平原，在空中转了个弯，15分钟后又飞了回来，飞回同一地方的时候却突然发现地面上一个巨大的麦田怪圈，好像是突然出现的一样。整个图案足有4万平方米，包含151个单独的圆圈。这组历史上最著名的麦田怪圈，其形状仿自朱利亚集合（Julia Set）的数学模型。当时这个麦田怪圈名动一时，甚至被印在T恤衫、明信片上。专家们开会研究它的成因。最终大家认识到麦田怪圈并非外来生物所赐，而是行为艺术家在夜里用木板和钢丝割出来的——但这个麦田怪圈不同寻常的地方就是，它仿佛生成于该皇家空军前飞行员往返巡视此地的15分钟间隔里。

这名神经学家研究的就是为什么飞行员第一次飞过平原的时候未能发现

这个麦田怪圈，它明明就是由一帮叫撒旦小组（Team Satan）的概念艺术家在前一天半夜就做好的。

在第三间办公室，我看到一位欢快、开朗的漂亮女人，她的书架上有一本《聪明小女人》（*Little Miss Brainy*）。

我问詹姆斯：“她是谁？”

詹姆斯回答道：“埃茜·维尔丁（Essi Viding）。”

“她研究的是什么？”

“精神变态患者。”

我又打量了一下埃茜，她看见了我们，笑着挥了挥手。

“那一定很危险。”我说。

詹姆斯答道：“我听说有一次她采访一个精神变态患者，她给他看了一张照片，上面是一张充满惊悚的人脸，并请他说出这种表情背后的情感是什么，结果他说他不清楚这是什么情感，只知道他杀的人死前都会露出这种表情。”

我继续沿着走廊往前走，走着走着我又回头看了看埃茜·维尔丁。我听詹姆斯说那段话之前从没想过精神变态患者是什么样的人，现在我却想见见他们了。世上居然还有像詹姆斯说的这种人，他们的精神病症使自己变成仿佛科幻电影里才存在的可怕生物一样。我以前隐约听一个心理学家说过，在我们西方社会的顶层，政商精英们之中有很多可以被定义为精神变态患者的人，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下，缺乏同情心有助于自己的事业发展。这会是真的么？埃茜又向我挥了挥手。我内心深处却摇了摇头，不，最好还是别掺和进精神变态患者的世界，尤其是对我这样一个容易过度焦虑的人来说。我礼貌地挥了挥手，继续沿着走廊走下去。

黛博拉的办公楼——伦敦大学学院惠康基金神经成像中心（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Wellcome Trust Centre for Neuroimaging）就在皇后广场（Queen Square）的拐角处，这栋办公楼明显更现代化，里面有法拉第笼，

有 fMRI 扫描仪，操作人员都是些穿着漫画 T 恤的书呆子打扮的人，他们的存在倒让这些机器看上去没那么可怕了。

在该中心的官网上写道：“我们的目标是了解大脑活动如何产生思维与意识，以及它们如何在神经及精神疾病中瓦解。”

我们找到了黛博拉房间的投信孔，我仔细检查了一番。

“嗯，好吧。”我说。

我站在那里点了点头，黛博拉也点了点头，我们交换了一下眼神。

现在是时候告诉她我提出进入他们办公楼的真实意图了——我最近的焦虑程度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非常不正常。正常人不会终日惶惶然的，就像被一个还没有出世的孩子用微型电击枪从里面击中，或者像被那种防止奶牛进入其他田地的金属丝释放的电荷所击中一样。因此，我当时在咖啡馆就打定主意要慢慢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导到我自己的精神状态上来，我想着也许黛博拉能给我做一个 fMRI 扫描什么的。但是她对我答应解决的这个“存在或虚无”的谜团是如此兴奋，我都不好意思告诉她我自己的小想法，免得破坏气氛。

现在再不说可就没机会说了，黛博拉看我盯着她，感觉到我有话要说。

“嗯？”

我看着她，沉默了一小会儿。

“等我想出来点什么以后告诉你。”我说。

清晨六点去往哥德堡的瑞安廉价航空公司（Ryanair）的航班拥挤、幽闭、人满为患。坐在椅子上，我想从裤兜里掏出笔记本写下待办清单，但堆满我买的早餐零食的小桌板让我动弹不得。我真应该计划一下去哥德堡要做什么。我早就应该拿本子写好的。我的记忆力在减退，近来我时常出现这种问题——满脸兴奋、一肚子主意地从家里出发，过了一会儿我就慢慢地停下了脚步，一脸茫然地站在那儿。一到这种时候，一切都变得好像做梦一样迷

迷糊糊。也许某天我的记忆力会完全丧失，就像我爸爸当年一样，到那时我还能写什么书？所以趁现在我必须积累文字记录。

我感到脚痒，想伸手去挠一下，可我完全动不了，完全动不了，该死的……

“哎哟！”我控住不住地叫了出来。大腿往上一抬，撞到小桌板。旁边的乘客惊讶地看了我一眼。我刚刚不由自主地发出了那么大的声音。我眼睛盯着前方，面色惊讶但也稍感敬畏。我没想到自己体内原来还有这种莫名其妙、疯狂的声音在呐喊。

我在哥德堡并非毫无线索，我有一个人的姓名和一个公司地址，他可能知道这个“乔·K”究竟是什么人或什么组织。他叫彼得·诺兰（Petter Nordlund）。虽然寄给这些学者的包裹都没有提供什么线索——既无作者人名，也无发行商信息，但我在瑞典图书馆的档案记录里发现这位彼得·诺兰是《存在或虚无》一书的英文译者。谷歌搜索这个人名并没有发现更多信息，只找到一家与他有些联系的名为 BLR 的哥德堡公司的地址。

如果真如部分收到这本书的学者所怀疑的那样，这个耗资不菲、神秘的举动背后是一群动机不明（宗教目的、恶意营销，抑或猎头？）的聪明人的话，彼得·诺兰的确就是我唯一的线索。不过他并不知道我的到来，我怕提前让他知道后他会躲起来，或者把消息泄露给那个人或者那帮人。也许他们会用我想象不到的方式阻止我。总而言之，我认定最聪明的办法就是直接堵到彼得·诺兰的家门口。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场赌博，整个行程都是一场赌博，毕竟一本书的译者通常不跟作者有什么接触，也许彼得·诺兰什么都不知道呢。

有的收件人觉得“存在或虚无”这个谜团无法解答，因为这本书并不完整。我自己研究了一周后也比较认同这个说法。每一页纸似乎都是一个单独的谜团，有着一个看得见摸不着的答案。

在书的开头有一段话，声称该手稿发现于一个废弃火车站的角落里，原